

湘綺樓全書



檀弓第二

禮記二

鄭注 王氏箋

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姓檀名  
弓善于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於別錄屬

通論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

他邦乃袒免括髮見髮免則

箋曰免者譏其無主凡

仲子

舍其孫而立其子

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

為檀弓曰

箋曰既見主人主人何居我未之

後不悟故自與擯者言

前聞也

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

趨而就子服

伯子於門右

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

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

箋曰朝夕之位主人堂下直東序兄弟在其南卿大夫又在其

南諸公門東他國之異爵者門西此子服與

公儀同國同爵而云門右謂門東大夫之位

耳孔疏以為在小斂前則賓弔主人於西階

當入門而左而伯子亦不得在右今云趨就

明門右即

門東也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

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夫

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之立武王

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箋曰

世家言微子弟衍為微仲二者一舍長而立

次一不正

繼而旁傳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

箋曰言二者非

其比文王均之子微

子用殷制本傳弟也

立孫

據周禮

箋曰仲

大夫大夫不世非若傳天下一國當有所擇

況後聖改及為生以防謀奪而無故違制故

必正也事親有隱而無犯

也隱謂不稱揚其過失

論語曰事

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

左右謂扶持之方

常人箋曰左右助也就成也成其奉養隆

恩義而事之以禮無方無少長嫡庶之殊

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

爲制

箋曰服思也勤念也思念其親至死

不忘也問喪曰服勤三年至死者明不以貴

老而有異事君有犯而無隱

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

齊晏子爲晉

左右就養

箋曰助君

有方

不可

叔向言之

方喪三年

方喪資于事

父凡此以義

爲制

事師無犯無隱

箋曰以道執師

左

曰方倣也

無方

箋曰有切磋之義與君

服勤至

死

箋曰亦

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

有恩義

父同無方者不讓于人

父同無方者不讓于人

服勤至

箋曰亦

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

服勤至

有恩義

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

服勤至

有恩義

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

服勤至

有恩義

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

服勤至

有恩義

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

服勤至

制

季武子成寢

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

杜氏之葬

在西階之下

箋曰葬宜在郊野此蓋杜氏采地新入于季氏

請合葬

焉許之

箋曰杜氏蓋欲得故塋季氏不可故以合葬為請

入宮而不

敢哭

箋曰為季氏人眾所劫制

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

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自見夷人家墓以為宅欲文過

吾許其

大而不許其細何居

箋曰此命其家臣之詞而女也

命之哭

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不祥莫大譏其不慎于始以致為杜氏所辱而無以

箋曰尸柩入門子上孔子曾孫

子之上母死而不喪

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

白其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

出母乎箋曰正義說先君子謂孔子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是令之服期曰

然禮為出母期父卒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

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箋曰言聖道含

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污猶殺也

進退如禮 隆豐大 伋則安能自予不

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

不為白也母箋曰以子從父于己故孔氏之

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記禮所由廢非之  
箋曰是之謂奪人之

親子上亦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

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于事也

稽顙曰拜首至地兩手下也頹頹也拜賓起又

無容哀之至箋曰頹三年之喪吾從其至

者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三年之喪吾從其至

子時所書其書皆殷禮無文者與晉重孔子

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曰吾聞之古也

墓而不墳 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墳 今北也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 言居無常

處也 於是封之崇四尺 聚

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北 孔子

先反 當修 門人後雨甚至 後待封也 孔子

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已喪故勞之 曰防

墓 言所以遲者 孔子不應 以其非禮 箋曰

崇三 三言之以孔子不聞 孔子泣然

流涕

箋曰傷送死必有終

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也修猶治

曰人各欲其親墓之長存則妨

孔子哭子路

於中庭

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

箋曰師

能用朋友禮

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

為主也既

哭進使者而問故

使者自衛來赴者

使者曰

醢之矣

時衛世子蒯聵篡而食以怖眾美箋曰以

其為子拒父

遂命覆醢

覆棄之不忍食

而曾

子曰朋友之墓

及殯則先之墓而後哭于其

家朋友臨喪亦當然有宿艸而不哭焉宿艸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

朋友期可箋曰明總子思曰喪三日而殯親過期不稅猶哭也

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箋曰誠物美也信合禮也喪事稱家之所

有不假用人之物顏路為其子死請孔子車為槨是謂不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修備之附于身謂衣衾附于棺謂明器之

屬箋曰之猶至也言勿使至於有悔也耳矣猶言無他故也日月之久使人得無悔爾

喪三年以為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箋曰出亡者三年不收其

田里喪亡皆以三年為斷也必三年者極數也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曾箋

曰雖除喪非忘之也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

朝之患毀不滅性箋曰三日而卒而有悔故忌日不

樂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箋曰樂笑語則忘哀申弗忘之意孔子少

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

焉不告箋曰孔氏宋人用殷禮無墳壠故

不知其墓徵在嫁邾大夫之日淺當夫喪時

以墓遠未往或但知其山原之名而殯於五

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焉殯于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

五父衢名蓋耶曼父之鄰箋曰殯若今停

喪屋也五父衢者出國門四達之道樞不可

反故就衢路旁屋殯焉古無殯人之見之者

喪他處之法記行禮權宜所始

皆以為葬也於路行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為

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輶葬引飾棺以

柳翬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

謂不知禮箋曰慎即蚤也樞在門內行用

蚤車出門當用國車時孔子勑行此禮故依

樞還國之儀以適衢屋古有久不葬者皆在

家西階孔子當出之宋訪父墓故不敢停殯

又不忍即葬因權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

殯于外非欲人問

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為鄰相善箋

曰耶曼父蓋代孔子父治耶者時

亦亡孔子出訪因知其母習當時事問知墓

在防也此主記出殯他所禮之所始便記其

問耳非以鄰有喪春不相箋曰此及下節皆

致問為重鄰有喪春不相曲禮舊文記者各

引其里有殯不巷歌皆所以助哀也相喪冠

所聞里有殯不巷歌謂以音聲相勸喪冠

不綏去飾箋曰綏系冠以後有虞氏瓦棺始不

也有虞夏后氏塋周火熟曰塋燒土治以周

氏上陶夏后氏塋周于棺也或謂之土周由

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塋箋曰今本作左

手正櫛塋古文空今瓷也瓦棺以瓦環棺塋

周以瓷甄周殷人棺椁大也以木為之言

梓棺今皆有焉殷人棺椁大也以木為之言

周人牆置斐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

亦如棺之重禮圖說高二尺四寸木匡廣二尺兩角然則士用二妻廣四尺以置兩頭大夫四妻廣八尺則置兩旁諸侯六妻四旁皆置之天子八妻旁四和四與有角者所以便手握非用羽為飾也

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

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成人

曰言周之葬雖殤猶厚喪服曰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

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又夏后

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夏金德金生水黑殷土生金金白

周本生火火赤帝有五德尚祇三色故以三微為義大事斂用昏昏時亦黑

此大事謂喪事也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爾雅曰駮牝驪牡玄

用玄玄黑類也箋曰玄天色今謂之藍凡牲黑者毛光則藍美之曰玄殷人

尚白以建丑之月為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

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易牲用白周人尚赤

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戎事

乘駮駮駮馬牲用墜墜今作駮駮赤類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

之何

問居喪之禮曾子

對曰申也

聞諸申之

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

饘又作

鬻字

箋曰情誠也言依制度飭鬻也饘糜也周謂之饘宋謂之餽以米置鬻水中為鬻

水調米

白天子達

子喪父母

布幕衛也繆幕

魯也

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繆也繆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

幕或為辟

箋曰繆當為縹故讀如綃草書

參臬不辨縹

帛加紺色或曰深縹繆旌旗之

游非也魯自比二王後

故用帛易布因正其禮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

申生

信麗姬

公子重耳

謂之曰子蓋言子之

之信麗姬

公子重耳

謂之曰子蓋言子之

志於公乎

蓋皆當為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為文公

世

子曰不可君安麗姬

麗又作麗驪

是我傷公之心

也

言其意則麗姬必誅也麗姬獻公伐麗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麗姬嬖焉

曰

然則蓋行乎

行猶去也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

君也

殺又作嗣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

之

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讀為而之往也何行如之言行而何往

使

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

以至於死

箋曰言突教孝而已不能從謝之之詞

申生不敢愛

其死

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

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

突別氏箋曰伯氏同姓大夫之稱世子當

謂為伯父而氏之者蓋君乃稱父臣子則相

氏也重耳以子犯為舅氏秦康公送公子雍

曰舅氏覲禮臣之詞曰侯氏天子言伯父足

明之矣重耳母突女曰狐姬此仍從公言之

非別氏也言不敢愛死則不

宜悔使行之不從注亦失之

雖然吾君老矣

子少國家多難

子驪姬之

伯氏不出而圖吾

君

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然

伯氏

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賜猶惠也箋曰苟假也

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是以爲恭世子也

恭亦作共 言行如此乃可以爲恭於孝則

未之有 箋曰能知其過爲恭爲人子不能

安親使親非婦人不安不孝明矣又對

父不去陷父不義賴有求賢之言爾魯人

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爲樂速夫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

夫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子路出夫子曰又多

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復魯莊公及宋人戰

于乘北十年縣賁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

勇力者  
為之  
馬驚敗績  
一本無驚字  
公隊佐車授

綏  
戎車之貳曰  
公曰末之卜也  
末之猶微哉

而責右者忿怒之詞  
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

而今敗績是無勇也  
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

已御  
遂死之  
二人赴敵而死  
箋曰言此者知

死御不當  
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圍人掌

白肉股裏肉  
箋曰流  
公曰非其罪也  
流矢

非御與  
遂誅之  
誅其赴敵之功以為謚  
士之有誅自此

始也

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

曾子寢

疾病

病謂疾困

樂正子春坐于牀下

子春曾參弟子

曾元

曾申坐於足

元申曾參之子

童子隅坐而執燭

隅坐不與

成人

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

華畫也簣謂牀第也

說者以睨為刮節日字或為刮

篋曰顧命

四席筍竹青豐刮凍竹底纖致篋蔑竹次青以意差之則士筍大夫豐諸侯底天子蔑于

周禮有蒲莞纁次皆用蒲謂之筵書皆謂之席席用竹也此華即豐或讀睨為刮孫炎讀

睨為罔云棗也闔運謂睨即莞也而讀為如如莞者如禮之莞筵非士所得用也蓋筵有

制席無制依筵推之亦遂為制故云與以疑

之疑或可用也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箋曾子

聞之瞿然曰呼呼一作吁曰華而睨大夫

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

易也元起易簣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

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

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覲也曾子曰爾

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成已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

何求哉吾得正而弊焉斯已矣弊仆也舉扶而

易之反席未安而歿言病雖困猶勤于禮始死充充如

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

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憂悼在心之兒也

求猶索物其復生如追而可極慨笈曰充充志盛之兒窮極也冀

所依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戰於升陘

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

衣可以招魂箋曰升陘內言戰則魯敗凡復者老病善終之禮用矢者以旌武功也或

者在野死故用矢復如野外軍中無摯則以

矢也非無衣可用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鮐

始也敗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髻而

相弔去纚而紒曰髻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

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筭無首素總

箋曰襄四年有定弋之南宮緇之妻之姑之

喪故髻而弔禮衰不弔南宮閱也字子容其

喪南宮緇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

妻孔子兄女箋曰緇字子容疑別一人

非南宮敬叔也緇姑敬叔母宜云孟僖子之

妻且孟氏高門而論語云以妻之此又誨髻

詞不當然夫子誨之髻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

爾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蓋榛以為筭長尺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

箋曰此記髮法也未有實聞見故言蓋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

入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婦人可以御矣

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箋曰夫比次也次序羣妾使當夕不欲矯言自顯

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孔子既祥五

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

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有子蓋

既祥而絲履組纓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履無

子有若箋曰有子習于禮者攷既祥之履可用絲則纓可用素組也以無明文故云蓋

非有子謂輕身死而不弔者三忘孝也畏人或時以

自非罪攻己用也非有子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畏人或時以

不能非有子有以說之死行止危厭不乘橋船

之者孔子畏于匡厭險之下溺箋曰溺當為

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

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

箋曰庚蔚說姊妹適人者大功無主孔子曰

後者期子路推己寡兄弟欲申本服孔子曰

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義行道猶行仁

子不欲傷其意故泛論禮子路聞之遂除之大公封於營

北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大公受封留為

大師死葬于周子

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于齊齊曰

營北箋曰葬法先君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五世者象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

五廟也本言其似禮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北首仁

也正北首正首北也仁恩也故以死于北為正首本也首仁以恩為本

正義云首向北今驗不然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也

尚也名鯉猶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

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聲箋曰嘻同

伯魚聞之遂除之箋曰喪服父在為母與出妻之子為母同在期章服

無異也而此云除者蓋母有祥禫而出母無

祥禫伯魚欲為祥禫故猶哭聞父言遂除而

已不更有十二月

因留葬焉書說舜葬於蒼梧之野

越之地今為郡

之野九疑之南九疑古衡山也死蓋三妃未

于方岳之下淮南子言征苗非也

之從也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以象后

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

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

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

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

制差之則般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

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

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

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

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

尊卑箋曰三妃者古制至周諸侯上上猶

有之蓋一嫡二併也釐降二女謂飭二女使

事堯女自孟子誤解二女乃謂堯女二人俱

為妻謂之二媵鄭又以堯女三人俱為妾何

堯之不能正女如此傳云帝嚳有四妃者姜

嫫被出故曰元妃也周乃立后而仍三夫人

則三國併之宋季武子曰周公蓋附附從石

共公僭而效焉經版本

作附附謂合葬自周公以來箋曰

周公夫人先卒周公後以王禮葬故疑其附

此即引告杜氏之詞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見

云蓋者記者推之耳

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士死浴于適

室箋曰王夫之說不為墜于西牆仍生時

燂湯之處

蓋殷禮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許其口習

故也

箋曰業謂筍簾廢業徹縣也誦樂章不合弦

子張病召申祥而

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

也死之言漸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漸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

相近未聞孰是吾今日其庶幾乎

言易成也

曾子曰始死

之奠其餘閣也與

不容改新閣度藏食物箋曰閣天子左右房各五

其物蓋三牲魚腊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曰達諸侯曰房士曰坩通以大夫閣名之

三者蓋豕魚腊一者腊而已腊即脯也

曾子

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

譏之也位謂以

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

箋曰委巷委其禮於巷無館者巷哭聘使亦

巷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善之也禮

婦人倡踊

有服者娣娣婦

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說者云言

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

往獨哭不為位箋曰亦令其妻倡踊申言

友也當哭于寢門其妻服重當哭于其寢而

令妻倡踊似從妻而服蓋非也妻兄弟無友

義則夫入門

古者冠縮縫今也

衡縫今禮制

右弔妻而已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解

衡讀為橫今冠橫

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箋曰時以喪當

與吉反謂古喪冠橫縫故告以周始反非古

嘗反曾子謂子思曰偃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七日言己以疾時子思曰先王之

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

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三日杖而後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堪將竝三日而不能及故引禮爭之凡哀至

氣盛七日不勻飲猶不須杖也三日不食而

須杖者哀不至強自不食故餓而病矣即曾

跂及之人而言君子者君子俯就而為杖曾

子曰小功不稅

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

功輕不稅

箋曰稅釋也今則

是遠兄弟終

無服也

言相離遠者

而可乎

以己恩怪之

總三月以喪行百里計之自死至除可行九

千里無若是遠之兄弟也以恩輕故不聞喪

耳曾子時士多失職流徙多造

伯高之喪伯

死時在衛未

孔氏之使者未至

謂賻者

冉子攝

束帛乘馬而將之

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

伯高蓋為大夫冉有以孔子先

孔子曰異哉

亦嘗為大夫故以玄纁帛將之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白帖引作不誠禮於伯高徒猶空也禮所以

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

箋曰以交淺且己不在位

伯高死於衛

赴於孔子

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

孔子曰吾惡乎

哭諸

會以其交新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

廟門之外

別親疏也曰兄弟昏姻家

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別輕重也箋曰凡

此皆己恩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已猶大也箋

故不以廟

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

於本

故以師擬之

曰伯高位尊

恩哭于子貢  
寢門之外

遂命子貢爲之主

明恩

曰爲爾

來者拜之

一作爲爾

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異于正主

箋曰伯高蓋子貢師主其弟子故吏甚眾聞子貢發喪皆來會其喪哭

曾

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艸木之滋焉

增以

香味爲其疾不嗜食

箋曰始食肉者

以爲

薑桂之謂也

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艸木滋者謂薑桂

文恐人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明目

曾子

食如無喪

曾子

精

曾子

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痛

曾子

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曾

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

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退而老

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

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

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

忘此云未有聞者言其不能顯親使親無聞以沒喪爾子喪爾明爾

罪三也言隆于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

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羣而

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夫晝居於內

問其疾可也似有疾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喪

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

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高子皋

之執親之喪也子高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

出箋曰三年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

當連下為句言人不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

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齊衰不以邊坐大功

箋曰當物謂容稱其服為褻喪服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

不以服勤邊偏倚也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

喪前日君所使舍已說又作稅子貢曰於門人之喪

購之喪用也驂驂馬曰驂未有所說驂箋曰謂在說驂於舊館無乃已

重乎言說驂大重比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

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

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予惡夫涕之無從

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

也小子行之

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孔子在衛有

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

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

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慕謂小兒隨父母嗚呼疑者哀親之在彼

如不欲還然

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

速疾也

王意鬼不依墓

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哀戚本也

祭祀未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

饋遺也

孔子出受之入

彈琴而後食之

彈琴以散哀也

箋曰三年之喪祥之日鼓素琴大祥哀

猶未忘言  
視如長子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

亦皆尚右

效孔子也  
子稱弟子之詞雖一人亦謂之二三

三子賓主之禮主人入門而右主人在右今  
孔子拱門人使在右門人皆相讓使人在右

不知賓當  
東上也

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  
貪我則

有姊之喪故也

箋曰喪不羣立姊喪  
雖大功其立當有變

二三子

皆尚左

復正也喪尚右右陰  
也吉尚左左陽也

孔子蚤作

作負

手曳杖

曳一作

消搖於門

欲人之怪己  
曰消搖游行兒

歌

曰泰山其積乎

泰山眾  
山所仰

梁木其壞乎

梁木眾  
木所放

哲人其萎乎

哲人亦眾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

箋曰哲人謂明王也此鳳也既歌而入當戶

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積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

其萎則吾將安放箋曰吾斥孔子也放傲也孔子無所仰放是有棄世

之意與下明王不興相發夫子殆將病也覺

明非自以別義解其歌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則坐

子歌意殆幾也望之箋曰言先游門時夏后氏殯於東階

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

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也以三王之禮占己夢而北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

發聲也昔猶前也昔也坐奠坐而奠爵于兩楹者邦君尊當兩

楹間饗諸侯之禮楹柱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

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箋曰明猶聖也

聖人作而萬物睹故曰明諸侯不得專封蓋

故莫能尊之則無饗會之奠惟殷喪奠此

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箋曰知其功

于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箋

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

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為

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箋曰師喪哭諸

寢又奔哭焉其服仍同朋友其哭之宜于既

葬則止孔子雖聖亦師也猶君父之服不以

德加重故仍同舊而制心喪古無純師如君

父者有師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公西

自孔子始赤孔

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飾棺牆置翬牆柳衣翬以布設

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夫子雖殷人兼用三

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崇牙旌旗

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

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爾雅說旌

旗曰素錦綢杠箋曰凡二王後用三代禮

惟車服祭器得兼之孔子宋宗為魯大夫葬

得用王者之後例兼三代時少能兼知其制

唯赤為習于禮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志亦謂褚

幕丹質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牆不翬

並讀幕為箋曰許慎說褚卒衣有題識者陸孔

褚讀為置諸褚中之褚布幣之名也質幕之

褚

褚

褚

下邊也冒緇質謂上為冒下為蛾結於四隅

質丹質以丹采其白地之中心相交錯蛾虬

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蛾行往來箋曰蛾一作

蜉也殷之蛾結似今蛇文畫箋曰

蟻俗也字蝗行不結非也蛾當為殷士也於學

蝨蝨結今胡蝶結周則魚躍拂池於

孔子效殷禮箋曰顓孫陳人而用殷禮者

時周王如列國禮已廢弟子尊孔子去文從

殷質蓋非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雖除喪居處猶若喪

也干盾也箋曰時

大夫世爵弗與共天下也不可以遇諸市朝

此謂士也

不反兵而鬪言雖適市朝不釋兵箋曰鬪

當作鬥此申言不仕之故也兵

不可適市入朝而有讎者無時無地可釋兵故不仕曰請問居昆弟之

伏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

之不鬪為負而廢君命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

之何曰不為魁魁猶首也天文北主人能則

執兵而陪其後為其負孔子之喪二三子皆

經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

故不說經而可羣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

居則經出則否箋曰言在家不廢事易墓非古

也易謂芟治艸木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

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主哀祭主敬箋曰

故制禮以文之及後文勝專務虛曾子弔於

禮反以哀敬為野故子路申禮意

負夏負夏主人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

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

其說未聞闔運謂填讀為寘彼周行之寘置

禮記

卷

衣而後置之置池則將推柩而反之反於載

引矣所以明其來晚子弔欲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

更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從者曰禮

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

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諸子

游曰禮與疑曾子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

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曾子聞

柩非

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善子游言且服箋曰多賢也賢于己言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

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

裘而弔也

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箋

曰不直問之而以示人者以其習禮欲聞其說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

子游趨而出

箋曰不直荅者以曾子與人同襲

襲裘帶經而

入

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

夫是也

服且善子游言

子夏既除喪而見

見於孔子予之

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樂由人

作而曰

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作起

曰曰者孔箋

子論之也子夏不必自

明哀未忘以擬俯就子張既除喪而見予

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

禮不敢不至焉

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司寇惠子之喪

惠子

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

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

麻衰以吉

服之布爲衰箋曰牡麻臬麻齊衰至小功

通用之麻衰蓋錫衰也或曰士謂之疑衰弔

服總而加小功以上之經蓋所謂加一等兄

弟之義不以朋友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

存時又辱為之服敢辭止之服也箋曰文子疑其以舊君服之故辭

子游曰禮也箋曰譏其無主文子退反哭游

名習禮文子亦以為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

當然未覺其所譏友不宜干其家事因文子辭自比于其家臣

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箋曰以朋

然後乃言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子游曰固

以請再不從命箋曰言文子退扶適子南

請今為臣耳欲有諫

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

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

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箋曰虎復位無別子退位之文

先為主蓋文子自以家長主弟喪奪子恩無由知其為立庶也文子親扶然則文子

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箋曰不言除經蓋以與其家事可以加等將

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

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

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

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中禮之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

實也

所以表哀戚

掘中雷而浴

箋室

曰雷屋水流也中蓋有水竇通

庭中雷掘令使浴水易流去

不更用盤盛棄于坎工簡

毀竈以綴足

曰

此所謂三日不舉火土之禮

也周人先

綴足用燕几此既浴乃以竈

甄綴足

及葬

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

中雷葬不毀宗躡行毀宗毀

廟門之西而出

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

箋

曰中雷門行竈

五祀也掘毀之者變置社稷

之意不見毀戶蓋文不備

學者行之

孔子

者行之傲殷禮箋曰言子柳之母死子碩

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子柳曰何以哉言無

其子碩曰請鬻庶弟之母鬻謂嫁之也妾賤

而子柳子碩非同母兄弟子柳蓋亦庶長也子碩嫡子當室以子柳宦學有名故欲為備禮

妾自任而鬻父子柳曰如之何其鬻人之母以葬

其母也不可忠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

祭器古者謂錢為泉布子柳曰不可吾聞之

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請班諸兄弟之

貧者

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

君子曰

箋曰凡云君子者同

時賢人言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

則亡之

利己亡眾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箋曰謀至危敗雖死亡猶

不得為賢此謀者曾謀不見用又利之不即去敗不死或疑早自脫慶鄭是也危不亡或

反見忌沮授是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北遽伯玉從

又

作璩

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

文子曰樂哉斯北也死

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 箋曰前謂先葬于此

弁人有其母死

弁論

語左傳而孺子泣者言聲孔子曰哀則哀矣

書作卞而難為繼也失禮夫禮為可傳也為可

繼也故哭踊有節箋曰孺子泣則不哀時可言

節叔孫武叔之母死武叔公牙之六世既

小斂舉者出戶戶版本作尸出戶袒箋曰此

叔孫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

武叔主人袒括髮女舉者乃奉尸武叔以為喪子

游曰知禮啗之笈曰投冠陵節扶君卜人

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

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

箋曰

君薨以是舉

謂扶以視朝其養疾則唯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

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

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

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箋曰

甥或從從母或從舅皆其母兄弟有服者欲

因親以及親問于君子君子以其居外家或

而非之又以為猶愈于繼父同居故不言

曰同爨總

以為同居生總之親可

皆有所因而收養之仍以從母舅服

喪事

其夫妻則無等加隆則異姓制總非也

二人

欲其縱縱爾趨事兒縱讀吉事欲其折折爾

安舒兒詩云好入折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

事雖止不怠陵躐也止立俟故騷騷爾則野

謂大疾鼎鼎爾則小人謂大舒箋曰鼎鼎今

初見大禮君子蓋猶猶爾疾舒之中箋曰

兒此言平居之節喪具君子恥具辟不懷也

故不總總折折也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謂絞

屬之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

昌

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或引或推重親遠別 箋曰眾

子期兄弟

子亦期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

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

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

助哀戚也

曾子與客

箋曰他國客來居曾子之家者

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

徒謂客之旅

曾子曰爾將

何之

箋曰怪其容止有異

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

以為不可

發凶於人之館

箋曰禮聘

曰反哭於爾次

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

曾子曰以公私館異此當依館朋友之義

曾子

北面而弔焉

箋曰正義說同國賓之位門東北面

孔子曰之死

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為也

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為猶行也

是

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

斲一作斷成猶善

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味當作沫沫醜也

琴

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

無宮商之調

十

六簧笙十三簧簧氣橫出

有鐘磬而無篥虞

不縣之也橫曰篥植曰簾

從丌上蓋象樂縣之形後以為震巽字

其

曰明器神明之也

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  
所知故其器如此

有

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

聞一作問非有子孔子

弟子有若也

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

君子之言也

貧朽非人所欲

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

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與子游聞之

箋曰與於也言於子游處聞之非親受也

有子曰然

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

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箋曰似象也言

似謂想像其言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

樽三年而不成

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

夫子曰若是其

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

司馬言之也

侈靡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敬叔

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箋曰反未復位蓋在外朝不得特見載寶者欲俟召見以作反國之獻夫子曰若是其貨也

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

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

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

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

由中都宰為司空昔者夫子失魯司空將之

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

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陳莊子死赴於

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

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

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哭有二道

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

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不明

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箋曰與謂君臣相與仲憲言於曾

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

子弟子  
原憲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所謂致周

人兼用之示民疑也  
言使民疑於曾子曰其

不然乎其不然乎  
非其說夫明器鬼器也祭

器人器也  
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夫古之人

胡為而死其親乎公叔朱有同母異父之昆

弟死  
朱一作木非朱當為  
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  
問

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  
疑所服也親者屬

衰期以服繼父故其子大功然大非也服生  
于族異父則無族同之路人不得緣母私親

之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

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箋曰所謂

知有母不知父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箋曰言荅問者有過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

其妻嫁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

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

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

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

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

人

箋曰言己不當為子之時不能主喪但

助以財無所須慎也已方喪而兩言吾何慎

有怨對其母之意故遂不縣子瑣曰吾聞之

令子上服出母亦非禮也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

箋曰降謂君降臣

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

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

箋曰字孟則為庶長可知叔父兄弟之子

皆不杖期與兄弟同周時諸侯絕期兄弟尚

無服唯尊同者五服不降文王世子言君服  
 同姓如其倫之喪蓋往弔及私居時然不得  
 為服者不廢事不改居處飲食也若自因哀  
 損之非通制故仍曰降如服國君及君夫人  
 則衰麻在身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

不深長思也后世本作厚 惠伯鞏之後 笈曰言戒厚葬

防患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此孝子之事非 所託 笈曰買

棺謂不歲制死乃買之市極其簡儉也棺尚  
 不制時制以下不制可知易猶省也外內棺

內外也言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  
 殯葬皆省

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

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小斂之奠子

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

說非又大斂奠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

失也末世失禮之為縣子曰裕衰總裳非古也非時尚輕

涼慢禮箋曰禮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總衰

易麻蓋亦於既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蒲

滅蔑也顧命有蔑席蔑纖蒨子皋曰若是野

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哭者改之杜橋之母

禮記卷之二十一

五

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沽猶略也 箋曰室謂之宮言主婦

不立相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箋曰

養疾者玄冠易之以深衣云而已者既見其死不更弔主人示同哀也羔裘主言大夫玄

冠主言士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箋曰時多因

養疾服以弔不知養疾者之不必弔也弔未成服者裼裘則弁服也弁以接賓客禮服之

重者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

有亡惡乎齊惡乎齊問夫子曰有毋過禮苟

亡矣斂手足形豐省之比還葬一本云還葬而無槨

亡矣斂手足形體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

斂卽葬不待三月箋曰還葬謂縣棺而封

土周於棺也疾葬不足省財用

不設碑綽不備禮封當為人豈有非之者哉

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崩

不責於人司士賁告於子游箋曰司士掌君

所不能子游來為賓故曰請襲於牀喪禮者時賁家

有喪而子游來為賓故曰請襲於牀時失之

遣人告欲改時俗之意

始死廢牀箋曰襲於牀襲於含之牀也禮

陳襲事于房中既浴爵弁玄端主人乃含乃

襲既含又襲皮弁衣不異牀也喪大記曰襲

一牀含一牀是君禮耳賁為司士見時士僭

君禮故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

請之

# 以禮許人

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箋曰汰侈也過也時子游過五

十故以伯仲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讐曾子曰

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

器與人器箋曰正義云襄夫人周襄王姊卒在襄公後二十六年此前夫人傳無聞也

士喪禮壝三醢醢屑明器亦實之無祭

器故也自大夫以上半虛之為明器孟獻

子之喪獻子魯大夫司徒敬子旅歸四布敬子

義補外國本作敬子使旅歸四方布今依石

經及版本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

之賻夫子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

布箋曰禮既祖還車公賓兄弟贈皆

贈書于方徹奠後主人之史讀之曾子曰

曾子曰

曾子曰

非古也是再告也

曾子言非喪禮祖而讀賜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

讀賜所以存錄之

箋曰曾子以致命既告

今又自告故曰再告也然致命于主人主人

自當告成子高寢疾

成子高齊大夫慶遺入

干柩前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其觀

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箋曰子高曰吾聞

稱子則非其臣臣當言夫子也子高曰吾聞

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

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

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謂不墾耕子夏問諸夫

箋曰食作也

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

爾衍爾自得兒為小賓客至無所館箋曰君不授館

也謂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仁者不尼

人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

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

棺土周於槨言皆所以為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諡也

反壤樹之哉反覆也怪不如大古而反孔子

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

人之葬人

箋曰言聖人不能自制禮以葬人也

與人之葬聖人

也

與及也箋曰言葬有定禮亦不能以聖而異

子何觀焉

箋曰延陵季子

習于禮孔子觀其葬此云何觀者以封之制異先明其同

昔者夫子言之

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

見若

坊者矣

坊形旁殺平上而長

見若覆夏屋者矣

覆謂茨瓦也夏

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

見若斧者矣

斧形旁殺刃上而長

從若

斧者焉

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箋曰此四者蓋有貴賤今從儉

馬

鬣封之謂也

俗間名

今一日而三斬版而已封

版蓋廣二尺長六尺斬版謂斷其縮也三斷

上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表未聞也詩云縮

版以載箋曰三斬版謂壙內淺止六尺也

凡築垣縮其版築壙以版并築于內故斬其

榦榦令平也封不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

用版以椎椎土耳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儉葬之故婦人不葛帶婦人質不變重者至

已婦人猶麻帶但變首經也有薦新如朔

而奠重新物為之殷奠箋曰專言朔奠據土

庶人春韭夏麥秋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

黍冬稻三正皆然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

者變之或有除池視重雷如屋之有承雷也

者不視主人池視重雷承雷以木為之用

者不視主人池視重雷承雷以木為之用

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

君卽位而為棨棨謂地棺親尸者棨堅著之言也古天子棨內又有水兕

革棺箋曰棨材大難得歲壹漆之壹又作

故先為之棨在梓外革內若

未成藏焉虛之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

然不令

作設飾謂遷尸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也

又加新衣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

備也亦他日喪不剝奠也與箋曰喪無文不

所嘗有事

奠故祭肉也與剝猶僕也有牲肉則巾之為

疑之

不既殯旬而布材箋曰旬十日也顧命大斂

彼示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朝奠日出夕奠

逮日陰陽交接庶幾遇之父母之喪哭

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為君服練

練衣箋曰謂祭服之衣以凍黃裏縗緣小祥

練中衣以黃為內縗為飾黃之葛要經繩履

無絢角瑱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

者接鹿裘衡長祛衡當為橫字之誤也祛謂

鄰國衷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橫

廣之又長之又為祛則先時狹短無祛可知

吉時麇裘箋曰既練可以裘不得太温故

以淺毛鹿也衡長者異于端衣之正祛裼之

方主于禦寒內手而已故又可祛也

可也裼表裘也有祛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

麇裘青犴裘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

乎箋曰謂自士至天子用皮弁時有殯聞

也加祛者所以護袂則可加裼護毛

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

往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

也恩舊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遂也諸公三重諸

重也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

革以爲棺被革

豐已二

豐已二

豐已二

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柶棺一所謂棊棺也梓棺二

所謂屬與大棺箋曰屬者合犀兕革之名

又厚六寸上云厚三寸又云被之則革棺在外明矣梓者工緻之名宜親身也二者各厚四寸所謂大棺八寸則柶棺為中間棺

者皆周周幣也凡棺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

一衡亦當為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小要代衽之用耳用革束棺既不可結則必於收束處用革重垂以金固之其重者曰衽

柏檀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

為梓豎之棺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紼衣

旁其高六尺

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經衍字也  
 時人聞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  
 經總衰也箋曰哭即弔也弔服弁經謂皮  
 弁也此爵弁者喪必依朝服諸侯朝服無弁  
 天子喪服非冠故依其世子來朝之服而服  
 爵弁爵弁則緇衣矣天子而爵弁紵衣是變  
 服非采也故可加經蓋於其世子來時延見  
 弔之有哭禮與往弔服異凡邦交從賓服卿  
 韋弁歸禮是其例此時主人反不經蓋不敢  
 當厚也或曰使有司哭之虛也哀戚之事不可  
 思也或曰使有司哭之  
 客則使有為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  
 司往也為之不以樂食  
 見而食則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檀敢木  
 去樂也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檀

龍輶加棹而塗之天子殯以輶車畫龍輶加棹而塗之天子殯以輶車畫加斧于

檣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

盡塗之箋曰此當時諸侯不以龍天子之

輶而以斧帷代輶也其菽塗則同

禮也箋曰加斧象龍輶畢屋象菽塗唯天子

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

朝覲爵同同位魯哀公誅孔北曰天不遺耆老莫相

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誅其行以為謚也莫

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國亡大縣邑公卿大

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軍敗失地以喪

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攻取亂世之事而為制禮者蓋主于削地者箋曰諸侯相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后土社也蓋厭勝夷狄之法故

祭后土祭先日必齋故君舉牲肺也然言哭則無祭禮言舉者非孔子惡野

哭者為其變眾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哭叫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不

家財也稅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

謂遺予人則踊入祥而縞縞冠素紕也箋曰祥大祥祭

服縞衣既祭仍是月禮徙月樂言禮明月可

曰必踰月者不忍遽也正月朔禮二月朔樂

位君於士有賜帑帑幙之小者所以承塵賜

幙人職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

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皆不成人也自

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

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

然則特牲無車一牢乃用一車車云乘則駕

四馬鄭巾車注言使人舉之蓋據漢法耳大

夫不世而有適長受采祿則大夫庶長同於士服虔說饗餼九牢遣車九乘是也公

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

曰君服斬達官之長各統其屬君於大夫將授杖使為主無貳者則非達官

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以義奪孝

出謂柩已在路箋曰柩朝祖後將載時君則來弔及其未出門而來待其出門而後去

如是者三君退退去也三命引朝亦如之君

不必于宮朝喪朝廟也箋曰君來哀次亦

早值方朝則弔于其廟亦待其出門如之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

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箋曰君或來

晚不敢留柩于廟又不可返寢則五十無車

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季武子寢疾矯固不

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

說齊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

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箋曰矯固能守武

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時無如之何陽若

箋曰武子慍以公事即為及其喪也曾點倚

其門而歌明已不與也點字皙曾參父箋

曰宿死時孔子年十八列傳不言

點參父子參少孔子四十八歲事孔子時孔  
子六十餘矣而有杖之事不宜以七十老

人始為弟子曾子非孔子弟子也時季氏  
私臣眾多曾氏居武城邑人皆以君喪喪宿

故必倚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  
門歌也擯者以主

人有事告也主人出弔於是日不樂君子哀  
無事則為大夫出

哭則不歌于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  
于外行弔

之曰箋曰言越疆不飲酒食肉焉以全  
哀也弔於

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從柩  
贏者及壙皆執紼示助  
之以

棺力車曰引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  
曰此臣卒于

他國家屬或童婦不能往拜主君故明其必

拜以將歸宜告而行也若己國君不宜曰寡

君正義以為於喪從謙非也主人雖朋友州

亦無須言臨言臨者正以其非臣雖朋友州

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箋曰記文自謂一

士唯有朋友州里舍人皆異國士庶未嘗見

主君故明其必拜耳拜即拜於主孤之位也

弔仍稱寡君明必客弔曰寡君承事示亦為

之州里死者同鄉人弔曰寡君承事執事來

主人曰臨君辱臨其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

之君于民臣有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

為有爵者主箋曰言無適子妻之昆弟為

則以同姓大夫或宗子主其喪

則以同姓大夫或宗子主其喪

則以同姓大夫或宗子主其喪

則以同姓大夫或宗子主其喪

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為主袒免哭踊

親者主之 箋曰妻不能有用此禮夫入門右

言子為主則無子者不得用此禮

北面正義云舊本無北面有者非使人立

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相習父在哭於

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 箋曰父子異宮非

為父後者哭諸異室箋曰女兄弟亦當同不

言者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無側

室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為同國則往哭之

喪無外事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箋曰依有殯聞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曾

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箋曰依夫子

于弟子如父子則曾悼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

魯哀公子子游擯由左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

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口以

以身擯侑箋曰子游以君弔非喪禮宜如常儀擯相自左尊君也泄柳之徒由右相齊

是喪反吉君子譏之蓋擯無吉凶皆自左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

齊襄公之夫人箋曰穀蓋諡

也或者其食邑魯莊公爲之大功箋曰天子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

主之則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春秋

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

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箋曰

不敢以女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莊公齊

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

母又小功也箋曰此言外祖母繼者如親

也文姜爲襄公女獨有此徵以正左氏毛詩  
之謬習非迷是反疑此文可哀也已或說服  
以外祖母本服小功之服晉獻公之喪秦穆  
不以外大功亦不以繼而降  
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避難出奔是時在翟

就弔 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

斯言在喪雖吾子嚴一作儼然在憂服之中喪

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

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穉也以告

舅犯舅犯重耳之舅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

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

愛親也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說猶解也孺子其辭焉公子

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

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父死之謂何

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私心稽顙而不拜

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

繫也盧氏云古者名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

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

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惟殯非古

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

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箋曰左傳說聲已帷堂而哭為不欲見殯

有惡之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踊有節順

意故非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踊有節

變也箋曰本至哀而反君子念始之也始猶

念父母生已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

不欲傷其性復謂招魂且分禱五望反諸幽求諸鬼神

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

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

其從來也禮復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

者升屋北面者升屋北面

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箋曰

王夫之說拜者適子不拜者庶子

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箋曰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箋曰米者鬼之所畏古或用以厭勝後遂加寶

以爲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銘明含

旌也神明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

之不可別形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

焉耳謂重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

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箋

曰士重木長三尺鑿孔縣二鬲鬲中實含尸

餘米所煮之鬻以疏布幕其蓋用竹篾繫穿  
木孔中並縣之乃用葦席幕木及鬲而加銘  
杠于上既斂銘置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  
柩上重仍置庭前

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箋曰去顯考練壞廟時時作栗主故知不用重矣周

主重徹焉  
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箋曰以虞

饗重鬲  
其義與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哀

言哀痛無飾也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

凡物無飾曰素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

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敬之心也  
則哀

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箋曰祭祀

虞祔練祥也奠當朝夕哭時主人尚迷懣不

能自盡故助喪者為之奠則用素器吉祭主

人乃主之初祭尚不知神饗與否然不純素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也算數袒摺

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搯髮去

飾之甚也箋曰慍哀哀極而慍故去其衣冠如不欲生有所袒有

所襲哀之節也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

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

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

禭記曰凡弁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敬

經其衰侈袂有敬心焉則服有飾大夫士三

月而葬周人弁而葬殷人哱而葬周弁殷哱

未踰時周人弁而葬殷人哱而葬俱象祭冠

而素禮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

同也也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

之也尊者奪人易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

親所行禮之處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

是為甚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為窆

窆下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葬

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

國北也既封箋曰封亦當為朔古主人贈而祝

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既反哭主人與

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有司以几筵舍奠於

墓左

箋曰始葬不知親之所在故墓室必並求也主人方贈有司已歸主人方涖視

祭牲有司又已

反日中而虞

所使奠墓有司

出所謂怱怱爾

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

葬日虞弗忍

神也周禮豕人凡祭墓為尸

弗忍其

是日也以虞易奠

虞喪祭也

卒

哭日成事

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卒哭吉祭之祭喪祭虞祭卒哭之祭喪祭虞

也將耐更設吉祭其詞稱孝不稱哀也然則耐與虞小異蓋服受服而於祖廟亦有事焉

是日三日

虞之日三日明日耐于祖父

祭告於其祖之廟

月而葬其變而之吉祭也箋曰變謂赴葬者亦兼容大夫五月

諸侯七月天子九月始卒哭者卒哭皆必設

吉祭而後祔若一月而葬葬四日虞畢第六

日不能卒哭則又不能朝夕奠故仍間日一

薦以待滿三月卒哭乃設吉祭而祔是謂之

吉若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七月而葬九月

而卒哭及大夫三月葬五月卒哭葬後六日

亦不卒哭不朝夕奠則亦間日一薦以待卒哭之吉也

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末無也日有所用接

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成

事 奠九虞七虞五虞之後殷練而祔周卒哭而必以剛日接祭不間斷

耐孔子善殷

期而神之人情

箋曰耐則主

時有事故未善也周所以改殷者

君臨臣喪

以巫祝桃茆執戈惡之也

為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

茆桃鬼所惡茆萑茗可埽不祥

為邪弟子問詞也桃桃諸茆勃茆香菜用以

釋奠於門士喪禮不言桃茆文不具耳鄭遂

引公羊傳以為未襲時有此

所以異於生也

又以為天子乃有此誤也

喪有死之道焉

生人無凶邪

言非惡之以生死當異禮

言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

箋曰喪喪禮也祭禮如事生而喪禮不

以生時意待之故曰有死之道先王之所難言也聖人不明說為人甚

惡之箋曰生之不知死之不仁然孝子之事有終生民之志當一故先王不明言而示

其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謂遷其哀

離其室也箋曰也邪也死者將故至于祖考

之廟而后行箋曰見祖考已離室而殷朝而

殯於祖箋曰然則大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為

明器者知喪道矣箋曰知有備物而不可用

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

不殆於用殉乎哉

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于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神明死者異于生人

塗車芻靈白

古有之

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

明器之道也

言與明器

同

箋曰塗車蓋始死時所焚車馬塗采畫也靈輻也以芻為車樞以非葬時所用故曰

明器之道

孔子謂為芻靈者善

箋曰善其如謂為有求而弗得

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俑偶也有面目機發似于生人

孔子善古而非周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與

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

子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

箋曰君子主謂新君也

退人

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

若將加諸膝

箋曰不欲其親他人

退人若將隊諸淵

箋曰

不欲其再相見

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

之有

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悼公之喪季

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

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

也

箋曰以昭子誘其不食粥而問故荅以正禮

吾三臣者之不能

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

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

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

箋曰君

之喪大夫居公朝俟練乃歸三家專政恐君

及人謀誅之故

不能居公室

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

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存時不盡忠喪

又不盡禮非也孔子

衛司徒敬子死

司徒官氏公子

許之

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

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

箋曰出于次

反哭

皆以朋友

之禮往而

子夏曰聞之也與

箋曰時禮亡但知吉服不可以

二人異

臨喪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箋曰未改服而

經弔速死人親與三日俟生之意相謬而曾子子夏親學聖人猶不能知以此知言禮難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禮言

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

乘箋曰正義云葬其父晏桓子及墓而反箋曰反不哀次也如庶人露立

以供事故賓客皆先去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

遣車五乘介今作晏子焉知禮言其大儉偏下非之及墓

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

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略也介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襍記曰遣車視牢具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

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齊方奢矯之是也國昭子之

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

子齊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箋曰衛司徒敬子死子夏不知

弔服此敬子夫子相夫子孔子也男子西鄉婦人

東鄉夾羨道曰噫毋噫不寤之聲曰我喪也

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

其所為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專猶同也時子張相

箋曰徒欲依殯宮賓主之位而不知男女之別重婦人從男子皆西

鄉也非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

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生也文伯之喪敬姜

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

為賢人也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

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箋曰公室季氏時僭侈不以就者防其習

不善自明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己之能教

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內人妻妾 箋曰行

多也失聲哀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一無

極而聲嘶變好箋曰曠空也疑文伯季康子之母死陳褻

衣內致死恨教之不豫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

之言四方之賓嚴于舅姑有子與子游立見

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

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

踊猶孺子之號慕箋曰見子游曰禮有微

情者節哭踊左傳曰其徒微之有以故與物者衰

之制也箋曰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

也哭踊無節禮道則不然與戎人喜則斯陶

王本作喜則斯循循陶斯咏詠詭咏斯猶當

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猶斯舞之手舞慍斯

戚正義本慍上有舞斯慍并注云慍猶怒也

憤恚一本作舞斯戚斯歎息吟歎斯辟心辟斯

踊矣

躍

品節斯

斯之謂禮

舞

踊皆有節乃成

也區也許慎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

矣無能心謂之

是故制絞衾設萋翣為使人

勿惡也

絞衾尸之飾萋翣

始死脯醢之奠

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將行將葬也葬

之祭箋曰食謂苞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箋

簞也既窆藏于棺旁

自世以來未之有舍也

舍

既不立尸不歸賓客故無饗者

自世以來未之有舍也

猶

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

禮之訾也訾病也古箋曰訾不稱意也言禮不直情吳侵陳斬祀

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疾病師還出竟陳

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

言盍嘗問焉太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先

曰夫差知陳使欲有請故先詰問以難之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

也者則謂之何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大宰嚭曰古

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

毛鬢髮斑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

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曰反爾地歸爾

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箋曰已出曰

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箋曰言

赦罪之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顏丁善

居喪顏丁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

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不及其

反而息從隨也慨憊兒子張箋曰反反哭

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時人

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謹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之長久箋曰怪高

宗過禮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以廢政

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

朝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飲酒

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

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杜蕢自外

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曰在寢燕於

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三酌皆罰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

曩鄉也謂

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

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

曰子卯不樂

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

春秋謂之大眚殷禮吉凶皆避之不用周唯

吉事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

言大臣喪

重於疾日也襍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

曠也大師也

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詔告也大師典奏樂

爾飲調何也

曰調也君之藝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

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藝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箋曰藝替也詩曰

曾我替御言日侍君側不患無飲爾飲何也食子卯謂之疾日今疾大于子卯

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防禁放溢箋曰防君防之不令蕢為主人也燕禮宰夫為主人今

不令供刀匕以防之蕢平公曰寡人亦有過不待命而敢與知其事

焉箋曰知其不酌而飲寡人則服杜蕢洗而

揚觶舉爵于君也禮揚作媵揚公謂侍者曰

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既

畢獻斯揚解箋曰燕禮既獻公宰夫媵觚于

公公取以酬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爲名

賓賓以旅酬謂之杜舉畢獻獻賓與君

曰因此改正禮不使大夫公叔文子卒

媵君專使宰舉以旌蕢文子

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諡者行之迹有時猶

而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

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

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

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班制謂尊

卑之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石

駘仲卒

駘仲衛大夫石磻之族

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

所以為後者

莫適立也曰家臣以止

箋

曰沐浴佩玉則

兆

言齊絜則得吉兆曰故為此言以視賢否

箋

五人者皆沐浴佩

玉石祁子曰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

乎不沐浴佩玉

心正且知禮

石祁子兆衛人以龜

為有知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

謀以殉葬

子車齊大夫養故言其客死明謀殉之故

箋曰以下言莫

定

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

以殉葬

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

箋

為名下謂臣僕也言在外侍疾不謹罪皆當死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

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

箋曰出意外妻

宰猶不及料也

不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

子者之爲之也

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

於是弗

果用

果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

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

孝

箋曰啜叔王蕭云熬豆而食曰啜菽正義說爲豆粥也

斂手足形還

葬而無槨

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箋曰

上記子游問喪亦言還葬而無槨此以無槨釋還葬非報葬也

稱其財斯之

謂禮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

者而后入

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于

衛箋曰已入則不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

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一勒

馬頭絡也箋曰勒當為的君反其國而有私也

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栗班衛有大史曰柳

莊也箋曰言非命大夫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

祭必告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

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

往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

所以可以此祿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祿以

斂箋曰諸侯玄冕以祭大夫冕而助祭士

則弁而助祭祿以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

冕服追命為大夫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

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所以厚賢

邑名箋曰四井為邑四甸為縣邑為世祿

縣為采地均係氏者本裘潘二氏故地也裘

氏莊子書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

有其地名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

尊己箋曰屬猶聚也聚曰如我死則必大為

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陳

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

其時好約人殉己

弗果殺

善尊己不陷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萬人去龠

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

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龠

仲

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箋曰已于春秋譏之復言此者春秋譏仲

遂至黃乃復又為殺子赤

季康子之母死公

輸若方小

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

方乃以輜車從羨道入以絳引棺係碑上使  
易移不傾側也諸侯無羨道則架木如井幹  
以引絳木大穿中如石碑大夫直立木柱為  
鹿盧其上不穿中士惟二柱庶人不立柱縣

棺而窆時三家僭禮公輸若斂箋曰斂讀為窆般請

以機封斂下棺于檀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

其技巧箋曰以無羨將從之時人服公肩

道恐棺難舉故以機運般之巧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氏蓋亦魯公族孔子弟

子有公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

碑於檀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

棺以綵繞天子六綵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視也豐形如飲酒所設之豐碑象之者以為

固也言公室本無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

隧今若所為合禮

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綽二

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

箋曰桓表也楹堂柱也桓立木其上午貫橫

木者大夫禮木小不穿中但于端挽紼以下

棺二碑則不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

于橫施旁柱有強使女者與僭于禮有似

以以已字言誰以與已字本同箋曰時不

為羨道而碑短不合桓楹之其毋以嘗巧者

制故欲為機有似乎不得已其毋以嘗巧者

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甯有病苦與止之

禮杖以輔病言孝子以執喪為噫不寤之聲

病嘗巧不得為病悟主人之詞箋曰季

氏久失禮賴若正之又弗果從戰于郎郎魯

幾為般所亂故痛歎之弗果從戰于郎郎魯

幾為般所亂故痛歎之弗果從戰于郎郎魯

幾為般所亂故痛歎之弗果從戰于郎郎魯

幾為般所亂故痛歎之弗果從戰于郎郎魯

幾為般所亂故痛歎之弗果從戰于郎郎魯

也哀十一年齊國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

書帥師伐我是也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

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

人箋曰杖今作仗兵器也曰使之雖病也

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謀也士

繇役任之雖重也謂時君子不能為謀也士

弗能死也不可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

人恥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與其鄰重汪錡

之我則既言矣踐其言與其鄰重汪錡

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為

為談春秋傳曰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鄰或

為談則談重人名下亦當云談重魯人欲勿

殤重汪錡

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

葬

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

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善

子路去魯

箋曰子路卜人以魯

為國

謂顏淵曰何以贈我

贈送

曰吾聞之也去國

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無君

事主于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

處猶安也

曰時子路去魯仕衛以後恐不相見

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

式過祀則下

居者主于敬

箋

工尹商陽與

陳棄疾追吳師及之子工尹棄疾也魯昭八年

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陳棄疾謂工尹商

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商陽

忍殺人以射之斃一人韞弓不忍復射斃又

王事勸之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作又及

一人揜其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

目不忍視之

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于寢大夫坐于上士

立于下然則商陽與御者

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

中央箋曰每發必斃示己能也斃則掩目

示非己意也故自言其不見知孔子曰殺人

而屈在下位不欲盡力之意孔子曰殺人

之中又有禮焉善之箋曰禮不逐奔既以

為知殺人為忠勇又言怨望不得

禮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

師是也廬諡宣曹伯廬卒於

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以朋友有相使之

襲非也襲賤者之事箋曰使者諸侯使曹

襲使子也之斥曹人也言諸侯知禮雖含不

襲使其臣子自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魯襄

襲以證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魯襄

年康王楚子昭也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魯

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魯

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魯

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欲尊巫先拂柩荆人

悔之巫祝桃茆君滕成公之喪魯昭使子叔

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

曰進書於弔外別有所論也禮曰若有故則

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

外凡聘弔皆口授命辭無常無書也子服惠伯為介惠伯慶父

名椒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

副也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也  
春秋傳曰敬叔不入箋曰懿伯者叔弓叔  
父其仇在滕至乃知之使上介將事也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

父之私不將公事

政君命所為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

父之讎不為魁故不可避事叔弓桓公七世

孫椒桓公六世孫懿伯既惠伯之叔父于昭

穆則敬叔之王父行也此當云惠伯于昭穆

言非親叔父耳或說忌為忌日伯叔父諱故

有忌日左傳家說叔弓禮椒為之辟仇則叔

父似惠伯自謂言敬叔不可為已私仇而有

所避忌遂入箋曰知復讎之禮

皆非 哀公使人弔

賈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哀公魯君也畫

宮畫地為宮象

箋曰言其不及事禮君

遇柩于路則使人弔之路受者庶民之禮 曾

子曰賈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行弔禮于野非

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

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

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其妻迎

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

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

肆陳

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

弔諸

孺子犇之喪

魯哀公之少子蓋太子未立之稱云少

箋曰孺

子未聞孺師讀為敦文當從黃辜聲哀公欲

非也蓋當為曠曠廓聲轉誤為犇耳

設撥撥可撥引輶車所謂紼也箋曰撥設于殯以撥榆汁者似非紼也紼又士所通

用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

之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顏柳曰天子龍輶臣仲孫叔孫季孫氏

而棊幬輶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棊

諸侯輶而設幬輶不為榆沈故設撥以水澆畫龍榆白皮

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輶車滑箋曰沈湛也亦作審瀋汁也三臣者廢輶

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止其學非

禮也廢去也紼繫于輶三臣于禮去輶今有紼是用輶僭禮也殯禮大夫菡置西序士掘

肆見衽箋曰無輶而設無用之撥故竊而

不中也若有輶則不為不中然則大夫不以

車殯故悼公之母死母哀公哀公為之齊衰

不用撥

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公曰

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為

過非也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季子皋孔子

氏之成邑宰或氏季犯躐也弟弟子高柴孟

箋曰五十以伯仲非氏也申祥以告曰請

庚之子申祥子張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時

侈箋曰言犯孟朋友不以是棄予言非大

氏禾亦不得為罪

故箋

曰犯朋友禾亦不至見棄以吾為邑長於斯也箋曰言此已邑之禾

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經過一道犯禾無多田箋曰

主知禮必不為怨如其怨恨則當自訴邑長可告曉之無故償禾有意示惠申詳請非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餽有餽於君

箋曰俗儒引寡君承事以此使為君使之詞

以無祿故不純臣又以君有餽為君餽之非

也君餽無言獻者孟子不受祿齊不稱寡君

違而君薨弗為服也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箋曰言在則臣去則已

虞而立尸有几筵箋曰正義曰司几筵喪事素几謂殯奠時則天子諸

侯葬前有几此謂士大夫闔運謂此下卒哭

言諸侯此亦諸侯也几筵即喪素几

而諱諱辟其名箋曰士三月而諱生事畢

而諱嫌諱必於三月故明其待卒哭

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于下室既卒哭宰

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

當遷者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自寢

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箋曰寢門

路門也諸侯三門路雉庫二名不偏諱偏一作

天子庫門外有應門皋門非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

在

稱舉也。襍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箋曰：兩舉則心皇然也。

軍有憂則

素服哭於庫門之外

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

赴車

不載橐鞬

兵不載，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橐，甲衣；鞬，弓衣。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

有虧傷

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式而聽之

怪其哀甚。曰：敬其善喪也。

使子貢問之

箋曰：既聽

察知其有重憂故問

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

然而猶

乃也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

子又死焉

夫之父曰舅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

荷政

荷一作苛曰荷重累也

箋夫子曰小子識之荷政

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

箋曰也者見重之詞

哀公

執摯請見之

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

而曰

不可

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公曰我其已夫

已止也重

使人問焉

箋曰禮也

曰有虞氏未施信

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

之

箋曰此蓋引古傳語

何施而得斯於民也

時公與三桓始有惡

懼將不安

對曰虛墓之間

虛一作墟

未施哀於民而民

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

言民見悲

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

非必有使之者虛毀滅無後之地

殷人作

誓而民始畔

箋曰誓謂湯誓以要約降民蓋先有畔者乃始誓之甘誓告師

非此類也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其後

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會孟津會也殷得天下

箋曰

以誓周得天下以會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

之心以泣之臨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喪不

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謂憔悴喪不慮居

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箋曰明延陵

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

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

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

則殯而即行更不待箋曰子從行蓋依諸侯禮如當往使而死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

習於禮者也往之往弔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

至於泉

以生恕死

其斂以時服

以行時之服不改

制節 箋曰行服

韋弁服

斂當

既葬而封廣輪揜坎

揜一作掩

其高

可隱也

示節也 輪從也 隱據也 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

既封左袒

箋曰

喪當左右袒今

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還圍也 號哭且

言也

箋曰以代

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

命猶

性也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去行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箋曰

禮當還喪此

邾婁考公之喪

考公隱公益之 曾孫考或為定

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曰寡君使容居坐

含箋曰時已斂但致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

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

歸含耳言侯王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箋曰時邾婁使宰夫受璧故言此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

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襍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

于謂君禮襍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

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箋曰于大也言寡君進侯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

玉是謂易于襍玉是謂易于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

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

敢忘其祖

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

其子孫也

濟渡也言西討渡于河廣大其國

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安

箋曰言

己雖臣乃公室子孫有君道也記

此者明邾婁人善詞使容居愧飾

子思之母

死於衛

嫁母也

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

箋曰本父

早死而母

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

嫁故哀之

孔氏之廟乎

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箋曰世本庶氏衛公族庶子之

後

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

箋曰嫌奪人之親也

遂哭於

他室天子嘏三日祝先服祝佐含五日官長

服官長大夫士笈曰官長達官之長以杖即位者七日國中男女

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虞人致百祀之木

可以為棺槨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

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笈曰君即位而為

棺言致棺椁者通詞耳山林之木不及祀木

之歲久故取之百祀亦以神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笈曰

謂假依神怪不肖伐木也廢其祀以息民譎此禮所以杜物怪齊大饑黔敖

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

屢買買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履也買買目不明之

兒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箋曰嗟怒聲來呼之

怒其蒙袂不見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箋曰怒其無禮從

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

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詞箋曰微與猶末之也譏其介激其嗟也可

去其謝也可食箋曰人不能自食則當乞食己乞而求人敬是悖也既怒

其嗟又怨其謝無以處人已邾婁定公之時有殺其父者

定公纘且也魯

文十四年即位

作懼箋曰

失席遽而起

人嘗學斷斯獄矣

官者殺無赦子殺父凡在宮者殺無赦

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

者律令之詞殺殺凡在者在旁不救則為

同謀若子弟見已父兄殺祖父當以身護之

或至被殺猶不得縱舍令殺成也若已殺趨

而至則不得為凡在然則

殺者兄弟妻子無坐法

其宮而豬焉

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

蓋君

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瞿

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曰寡

箋曰言既失教則當用嚴臣殺君凡在

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言諸

凡在者在旁不救則為

父兄殺祖父當以身護之

縱舍令殺成也若已殺趨

殺其人壞其室滂

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蓋君

踰月而後舉爵

自貶

晉獻文子成室

文子趙武也作

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

箋曰晉

晉大夫發

焉

諸大夫亦發禮以往

箋曰

張老曰美哉

輪焉美哉奐焉

奐一作煥

心譏其奢也輪

曰此發詞也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祭祀

考室必有頌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

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

全要領者免于刑誅也晉卿大

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箋

曰覺其譏也再拜稽首者以君命來若受命

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

也箋曰考室而言哭禱而仲尼之畜狗死

求死皆不善云善者能應變

畜狗馴守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

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北也貧無蓋箋曰

貧謂不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為大夫封當為窆陷

謂沒于土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

不能以帷蓋箋曰明上言帷謂君帷

也大夫蓋埋狗則不埋馬士不埋狗

季孫

季孫

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闔人爲

君在弗內也闔人守門者曾子與子

貢入於其廡而修容焉更莊飾曾子與子

次者次在外門內廡尚在外修容者時弔服

脫去襲衣來聞君在更易服玉藻曰弔襲君在則裼蓋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矣既

敢止以言下之箋曰曾子後入闔人辟之

見其裼知欲見君也見兩賢相隨彌益敬也涉內雷卿大夫皆

箋曰闢開也謂爲之先導禮之內雷門箋曰內雷門

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內雷門堂檐下也門



之箋曰自後傳聞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

喪扶服救之扶服一作匍匐雖微晉而已猶微

非也箋曰非晉而止言更加數國天下其孰能當之魯莊公

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殺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

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

至箋曰禮免而葬反哭遂除麻而葛魯莊

八月薨明年六月葬卒哭久矣以未葬不能

易葛既葬從受服之常故麻經不入門記過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麻猶經也羣

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箋曰

此明常禮也去麻服葛當在卒哭後經乃不

入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

夫子助之沐檀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

不託於音也音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

之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卷一作

又言女欲以激怒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沐椁往來不去也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猶

也止夫子曰北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

毋失其為故也箋曰原壤欲申任達之論與辨不聽則當絕交失親故義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

叔

箋曰譽蓋叔向之謚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

作起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

陽處父襄公之太傅

文子

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特

籙并相似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

其仁不足稱也

謂久與文公辟難將至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

亡要君以利是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

謀其身不遺其友

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

晉人謂文

子知人

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者所舉

文子其中追然

追

作如不勝衣

中身也追柔和兒鄉射記曰

其

言呐啻然如不出其口

此從宋版本

呐呐

舒小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管庫

之土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于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

生不交

利也廉死不屬其子焉

潔

叔仲皮學子柳

叔仲皮魯

叔孫氏之族學教也

子柳仲皮之

叔仲皮死其妻

箋曰學于子柳也

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衣當為齋壞字也繆當為不繆垂之繆士妻為

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

箋曰

繆結也必結者苴亂故也葛澡麻經可不繆

繆為苴結之專名也許慎說繆臬之十絜也

是臬乃得為繆喪服傳牡麻臬麻也斬之正

服必言魯人者鄉曲不習官制但依本

服命製之甚言當時君子不如野人

**叔仲**

**衍以告**

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為皮

聞叔仲皮兄弟受業焉衍

見其媵服重疑其非時制

**請總衰而環經**

衰總

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時

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

柳亦以為然而請于衍使其妻為舅服之

箋曰請者衍請于子柳皮蓋大夫也時大夫

服君總裳環經于父亦不疏衰故夫亦無疏衰曰昔者吾喪姑姑姊妹

亦如斯末吾禁也衍荅子柳也姑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

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箋曰曰子柳言也吾猶言吾家也姪及兄弟之妻于夫之姑姑

妹無服故服弔服總衰加環經譏其欲同重服于凡弔服云末吾禁者猶言女安則為之

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經

服其舅非箋曰其妻衍之妻也于兄公無服衍知此為無服之服故不更其嫂之衰而

更使己妻衰服于善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

皋將為成宰遂為衰箋曰補成人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

成或作鄭上同鄭蓋邨之誤

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啗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

蟬有綏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

樂正子春

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

箋曰樂正子春善侍疾孝子也傷之甚故過時不能食言悔者恐人強效之

自吾

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惡乎猶於何也箋曰戒

人強效以爲孝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

然之言焉凡穆或

作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

奚若何如也尫者面

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

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然則吾欲暴巫而奚

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

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

男曰覲周禮女徙市則奚若曰天子衎巷市

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可一作善徙市者庶人之喪孔子曰衛人

之祔也離之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魯人之祔也

合之善夫

善夫善魯人也  
耐葬當合也

檀弓第二

禮記卷二

弟子祁陽彭瑞齡校刊

弟子桂陽劉映藜覆校

合之善夫

補善當合也  
善夫善當人也

禮記二